

书人书话

黑色幽默里的荒诞现实

曹世忠

民间纪事

母亲的家

殷亚平

没有任何征兆。我在老家院子里洗衣服,进堂屋时,92岁的母亲已经把一个包裹放在了自己床上。我打开看,一个枕头套、一件薄花被,还有一件母亲穿了多年的小碎花衬衣。三件东西被母亲用一个淡蓝色棉布床单胡乱裹在一起。枕头套是父亲在世时,父亲描画,母亲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或粉或黄或红的花瓣缠绕在弯弯曲曲的绿枝条上。枕头套跟了母亲大半辈子,我上小学时就有。

这是我回老家陪母亲十多天后,她第二次想着回家。

听三哥说,最近两个月,母亲隔三岔五总说一些回家之类的话。有时中午,有时下午,她把床上顺手拿到的用品随便包起来,便一个人走出大门。其实也走不远,我家老屋后面的山墙那里,或者老四宅子那里(老四家距离母亲家就隔着一户人家,老四不在后,宅子一直空着没人住),最远一次是距离母亲家一里地左右的邻村一座桥上。

没事时我逗母亲:“娘,你家在哪里?这里是家不?”母亲说:“是。”“那你为啥还想着回家?”母亲便不再言语。母亲心里大概不知道要走向哪里,但已经不会表达了。

结婚前母亲是有一个家的,那个家里有爱她的爹娘、三个姐妹还有叔伯、侄子等。十几岁结婚后,母亲原来那个家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先是几个姐妹相继出嫁,大姐去了新疆、二姐嫁到了隔河相望、距离我家大约六七里地的一个村子,最小的妹妹嫁到了三门峡。再后来母亲爹娘不在,母亲的堂侄——我唯一的一个表哥全家移居到了苏州,那个家就空了下来。今年夏天,母亲60多岁的侄子决定回老家养老,所以现在,母亲曾经的那个家就剩堂侄一个人看家护园了。

结婚后,母亲在这个家渐渐开枝散叶起来。父亲常年在离家十几里或者几十里地的外地教书,母亲一个人家里家外摸爬滚打,拉扯起来六个儿女,后来孩子们各自娶妻或出嫁生子,另立门户。20多年前父亲病逝后,这个家慢慢就成了母亲一个人的家。逢年过节,一波一波大大小小的儿女辈、孙子辈看完她之后转身离开……这个家变得越来越落寞。孩子们是孝顺的,都想接母亲去住,母亲不愿意。

2020年前后,87岁的母亲脑子忽然糊涂起来,不知道十几里与几里地哪个更远;不知道菜洗几次才算干净;不知道给狗准备的食物放在炉子上多久才算热透。母亲痴呆后,我和哥哥弟弟们开始轮流陪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了去去了来,唯有母亲,一直待在她亲手建起来的家中。

母亲除了脑子不好使,走路还算轻盈,我领着母亲在村子后面的水泥路上散步,遇到沟沟坎坎,母亲会像个孩子似的蹦跳那么一下子,然后笑笑,很开心的样子。邻居问母亲多大了,母亲说87岁,母亲的记忆永远定格在糊涂那一年。

母亲87岁后,我和哥哥弟弟们才成了她的依靠。母亲从十几岁嫁到这个家,几十年内拉扯大一群孩子,她心里的苦和累一定有很多,我们从没听母亲说起过。我印象中母亲几乎不在外面过夜。每去一个地方,她嚷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回家”。有一次母亲去三门峡跟小妹相聚七日,这是母亲一辈子唯一一次出门远,我姨说,母亲没有一天不说“回家”的。

母亲痴呆之后,我每次回老家陪她,母亲精神都特别好,一个上午会坐在老屋里或者院子里,眼光追着我,看我忙东忙西。自己一个人待在老屋时,她会把床头几件衣服脱了穿,穿了再脱……看见母亲一股脑把三条裤子穿在身上,或者把一根香蕉的大部分扔给家里那只黄狗时,孩子们难免会抱怨母亲几句。时间长了,母亲内心不会也不会积攒一些委屈?这个时候母亲最想投入谁的怀抱?最想找个什么地方释放情绪?会不会想起爱她的爹娘、姐妹们……

现在,她的孩子们轮流陪着她,做着她做了一辈子的事情——做饭、洗衣、喂狗,给院子里的菜地拔草、除草,打扫院里院外的卫生,陪她说话散步……母亲内心不知道会想些什么。老屋的人去了来,来了又去,唯一不变的主角是母亲。而今,已经痴呆多年的母亲怎么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老家,而且执意要回呢?

一天,趁我弟回来看望母亲,我俩一商量,便带着母亲去超市买了几件礼物,开车直奔母亲的娘家而去。

从老家到母亲娘家,开车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凭感觉,我们把车停在了一栋楼房前。打表哥电话,果然在家。

进了表哥家院子,还是之前的布局,两处宅院连着。我姥爷那处,柿树、石榴树还在,跟以前比茂盛了许多,果子把枝条压得快弯到了地面。表哥很激动,没想到母亲竟然回娘家来了。表哥拉住母亲的手,姑姑长姑娘短地叫着,半天没有松手。

母亲在院子里东瞅瞅西看看,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就要离开了。上车后,母亲安静地坐在那里。我弟弟专门沿着母亲娘家的护庄堤绕了一大圈,我也故意把车窗打开,提醒坐在身边的母亲看窗外。

看到小时候住过的院落,生活过的村子,不知道母亲脑海中会不会闪过姥姥、姥爷的影子?

《讨债者》是当代作家墨白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97年《花城》杂志,后收录于小说集《光荣院》,这部创作于30年前的小説,至今读来仍然充盈着对当下现实生活深刻而生动的表达,其直面现实的绝望与冷酷,给读者振聋发聩的心灵震撼。

《讨债者》以墨白笔下的颍河镇为背景,讲述一个无名农民为追讨蒜款在镇中迷失的经历。小说开篇描绘了颍河镇在大雪中的冷漠景象,为讨债者的命运定下基调,讨债者失去时空感知能力,仅存追讨蒜钱的执念。也许是同情讨债者的艰难处境,或者是自我的“良心发现”,债主老黄的父亲拿出一张医院院长打的1万元的欠条让讨债者前去讨债,无奈之下,讨债者只好又踏上到医院要账的路途。王院长见他是个“老实的农民”便耍了心眼。先是让讨债者白等了一天,又在晚上请客时,设圈套把他灌醉;“我不能多喝酒,喝多了会误事。”当讨债者意识到这一点时,便立即出了饭馆,尽管“感到天和地都在旋转”,他依然坚持不返回——因为“再拐回去我非得喝多不中,喝多了就要不到钱了”。讨债者沿着公路向前走,因为醉酒的缘故,他忘记了身子和腿的疼痛;迷迷糊糊中竟然把白茫茫积雪当成了银子,拼命地往口袋里衣服里装;之后,他躺在木料上,头晕得厉害,有些支持不住……第二天,木料场的老板出来巡视的时候,在一跺木料边上发现了讨债者的尸体:

他怀里抱着毛衣,毛衣里装着许许多多的雪蛋子,样子“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生活并不是上帝的幸福微笑,而是凡人的辛酸泪水。结尾言已尽而意无穷,在读者的眼前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忧伤画面:寒风凛冽,白雪皑皑,讨债者死不瞑目,叩问苍天: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为什么索取正当的劳动报酬就这样难?在这里,作家没有粉饰太平,而是拓宽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内涵,揭示出其劣根性在过去和当下的危害性。作品映衬出现实沉重的阴影,那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凄凉,让小说的叙事主旨在接近尾声时石破天惊,把读者引向了人性救赎的深邃精神空间。

警钟长鸣!小说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为什么会产生盘根错节的“三角债”?讨债者遭遇如此悲惨境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下社会的许多人,被各种欲望牵制掌控着,丢掉了诚信,迷失了自我。这些直逼现实生活的 人物故事,在墨白的笔下显得绘声绘色。作品中设置的情节,撕开了生活的表象,彰显出现实生活的悲壮与疼痛。诱人的金钱世界,折射着高尚与渺小。须知,想让潜藏于深深的地下,蕴藉于暗处的人心之树能健康茁壮地生长,就要不断剪去旁逸的斜枝和芜蔓。“老黄,我种的一季蒜还有我掏钱收的蒜都给你了,我把我的家底都押在这上面了,老黄,为了这蒜钱我都要妻离子散!老黄,为了这蒜钱我都要家破人亡

了……”尽管讨债者捉襟见肘,经济拮据,老黄依然我行我素,让其一趟趟地跋涉奔跑;王院长呢?借老黄的钱说好三五天就还的,却一推推了两年多。讨债者代老黄去找王院长要钱,王院长表面客客气气,却骗讨债者白等了一天,且设局让他醉酒,以便拖账和赖账。结果导致讨债者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由此可见,“三角债”暴露出诚信危机的短板,演绎着灵魂“罪与恶”的惨烈搏杀,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心灵戕害根深蒂固,而提升全民族的文明道德素质刻不容缓!

幽默其表,荒诞其里。《讨债者》叙事空至极大,从结构到细节铺陈可谓一波三折,但细读闲读,却发现故事内在逻辑谨慎严密,环环相扣丝丝相连,形成作家极具个性的艺术表达。“举目四望,四周都是白茫茫的积雪。那积雪铺天盖地,放着银色光芒,讨债者想,这些都是银子(恐怕这些银子就够我的蒜钱了)吧!”醉酒产生的梦幻感觉让讨债人把棉袄脱下来往里面拼命装雪。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小说偏偏去发现生活的不可能性,使之变成“新的可能性”。“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因为燕山天气异常寒冷,具备下雪的条件基础,因此把雪花夸张为“大如席”,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样,讨债者要账心切,且醉了酒,把雪花当银子装进毛衣里也合情合理。当然,作家并非简单地去写一个讨债的故事,或者肤浅地揭露阴暗面,而

知味

郑州烩面

苏小燕

河南人人都爱吃面,更爱吃烩面,早中晚餐的餐桌上总少不了面的身影。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烩面馆随处可见。

如今我还在上海工作,初到郑州吃的第一顿饭便是烩面,那是在人民路合记烩面馆。屋外大雪纷飞,屋内却是人声鼎沸。第一次听见河南话,这个说“来一碗”,那个说“真得劲”;第一次见识河南人的饭量,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面前都摆着满满当当的一大碗烩面,碗里的面条宽得像皮带。第一次看到有人吃面配大蒜,空气里混着咬开蒜瓣时清脆的咔嚓声、嗦面的滋滋声与裹着麦香的热雾交织在一起。和南方精致的小碗细面相比,河南人吃面时的豪迈劲儿,把我这个南方人惊得目瞪口呆。我既被他们吃面时全神贯注的投入模样深深吸引,也被饭馆里热热闹闹的烟火氛围彻底感染。我满心期待地准备好享用一碗河南烩面,可刚吃了半碗,就觉得胃胀。只怪河南人实在,不仅用料扎实,分量还特别足。这体格壮实的烩面,想说爱你,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得不佩服北方人肠胃的强大。

对于一个在南方出生长大的人,一天不吃米饭,便觉得是个奇迹。南方的主食是没有面的,偶尔吃一次面食换换口味还可以,若是连吃两顿,胃一定会不适应不舒服,非得用米饭垫一垫,胃才会好受些。

而我自上海来到郑州,从2001年下半年起,开始生活在这座对我而言全然陌生的城市。

虽然我平时几乎不吃烩面,但要是有亲朋好友来郑州,总会尽地主之谊。合记羊肉烩面里回荡着我们的笑声,萧记三鲜烩面中定格着我们的倩影,四厂烩面里珍藏着我们的回忆。每当看到他们对烩面的滋补功效与劲道口感赞不绝口,为烩面小哥表演花式抻面时炫出的

少林功夫喝彩叫好,身为河南媳妇的我便会心生自豪——烩面是郑州的城市记忆,更是河南的地道味道。

如今我在郑州已生活24年,也早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在一座城市久居,总会生出感情,继而爱上这座城,更会爱上这座城市的美食。我早已适应北方的气候,接受了河南烩面,并且深深喜欢上了它,尽管还是吃不完一大碗。每次服务员端来烩面,我总要先细细端详这一碗面:筋道的面条,鲜红的枸杞,亮白的鹌鹑蛋,黝黑的木耳,金黄的豆腐干丝,透明的禹州粉条,翠绿的香菜——这哪是烩面,这分明是盛开在浓郁汤汁里的莫奈花园。

烩面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是隔上一段时间不吃,心里总会觉得空落落的。客居他乡,每次听到河南话,都觉得格外亲切,盼着能早点儿回去。在郑州生活得越久,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就愈发深厚,丝毫不亚于故乡。入乡随俗——上马饺子下马面,回到郑州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先吃一碗烩面。哪怕只是用筷子夹起一根面条,哪怕只是喝上一口热汤,当唇齿间触碰到那份熟悉的厚实与温热时,心里便立刻有了着落,有了依靠和归属感,旅途中的所有疲惫与饥饿也瞬间消散了。

前几天收到儿子自己设计绘制的明信片——一碗热气腾腾的烩面跃然纸上,仿佛能闻到汤汁浓郁的香气,看到那筋道的面条在汤中若隐若现。很欣慰孩子用明信片的方式向全世界传递河南的饮食文化以及河南人的淳朴与热情!

那长长的烩面,恰似郑州通往全国各地的条条铁路,是河南人与五湖四海朋友连接的情感纽带。那金贵透亮的汤汁,宛如郑州的金水河流淌不息,这一碗面里的温润与包容,滋养着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

上了一层淡淡的褐黄色,显得格外沉稳。山脚下的村庄上炊烟袅袅,氤氲飘悠,在空气中缓缓飘散,与原野上的雾气交织在一起,如梦似幻。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鸡鸣,打破了原野的寂静,更添了几分田园的诗意。

寒风轻起,卷起地上的落叶和芦花,在空中打着旋儿。我和朋友裹紧了衣裳,反觉得并不寒冷,被这冬野的辽阔和沉静深深感染。冬雪的原野,没有春的繁花似锦,却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没有夏的浓荫蔽日,却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灵;没有秋的硕果累累,却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坚韧。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着生命的力量和自然的大美。

夕阳西下,晚霞为冬野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辉。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陆续归家,田埂上的身影渐渐稀疏。村庄上升起炊烟,饭菜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云朵像是被点燃了一般,绚烂夺目。岸边的树木、远处的山峦、近处的田野都被笼罩在这金色的余晖中,显得静谧而美好。归巢的各种鸟儿掠过天空,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声,渐渐消失在远方的树林里。田埂上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与这冬日的原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

冬季的原野,是一首沉静而磅礴的长歌。它用最简洁的笔触勾勒出大地的轮廓,用最纯粹的色彩描绘出自然的大美,用最沉默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轮回。在这里,没有喧嚣的打扰,没有世俗的纷争,只有天地与我相融,心灵与自然对话。漫步在冬野之上,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坚韧,体会到了自然的神奇,更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

朔风再次掠过田埂,我们知道,冬天来了,春天也不远了。把沧桑以及所有的颓废与冬日一同扔给大地,来年,再长出新的希望。



亭亭山上松(摄影)

陈若溪

人与自然

冬野之歌

赵黎

飞起,成群掠过天空;几只喜鹊站在大槐树上,黑白相间的羽毛点缀着鲜亮的墨色,长尾在寒风中轻轻摇曳。它们的叫声清脆响亮,给寒冷的清晨添了几分暖意。

林间的小路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一踩上去软软的,发出“沙沙”的声响。落叶的颜色各不相同,有深黄的、浅褐的,还有带着些许绿意的,它们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地面上,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温暖的绒毯。俯身拾起一片落叶,干枯的叶片上脉络清晰,仿佛还残留着夏日的阳光和雨露的痕迹。这片落叶从抽芽到舒展,再到凋零,见证了四季的轮回,如今静静地躺在冬野的怀抱里,等待着春的召唤,完成生命的涅槃。

尽管朔风掠过田野,那些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迎着寒风忙碌的身影出现在冬野,一老农裹着厚重的棉袄,脖子上缠着旧围巾,手里牵着两头老黄牛,正慢悠悠地走向远处的麦田。冬闲时节,老黄牛也不能闲着,趁着晴好天气翻耕土地,冻土经过寒冬的冻融,来年播种时会更松软。老农的鞭子只是轻轻搭在牛背上,偶尔吆喝一声,声音在寂静的原野上回荡。老农弯着腰,不时拨开田埂上的枯草,查看土壤的墒情,布满老茧的手抚过冻硬的泥土,像是在

抚摸自家孩子的额头。

到了正午时分,阳光渐渐暖起来。果园里,几位师傅正忙着给果树修剪枝条。光秃秃的果树枝丫伸向天空,他们有时踮着脚,手里的剪刀“咔嚓咔嚓”作响,剪下多余的枯枝。脸颊冻得通红,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白雾,却丝毫沒有停歇。田埂上出现了几个孩童的身影,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像圆滚滚的小球,手里拿着弹弓、网兜,在枯草中追逐嬉戏。有的孩子在寻找田鼠的洞穴,有的则仰着头,盯着树枝上的麻雀,准备伺机而动。偶尔有孩子发现几株耐寒的野果,便欢呼着围拢过来,分享这冬日里的小惊喜。不远处的大杨树下,一个吹箫的女孩只露出了侧面,凝神吹着,高音随风发,中曲正徘徊,箫声清幽悦耳,极具艺术感染力。女子娴雅恬静,秋水一般的明眸使得画面充满了“人闲桂花落”的通透感。原野上,嬉闹声、欢笑声、乐曲声,在空旷的大地上久久回荡,为苍茫冬野注入了最温暖的人间烟火,在天地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生活场景。

冬野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辽阔,没有了枝叶的遮挡,视线可以无限延伸,直到天地相接的尽头。远处的山峦褪去了翠绿的衣裳,披